



三角突击队

〔美〕查理·贝克韦斯 著
黄文田 张木早 译
苏品红 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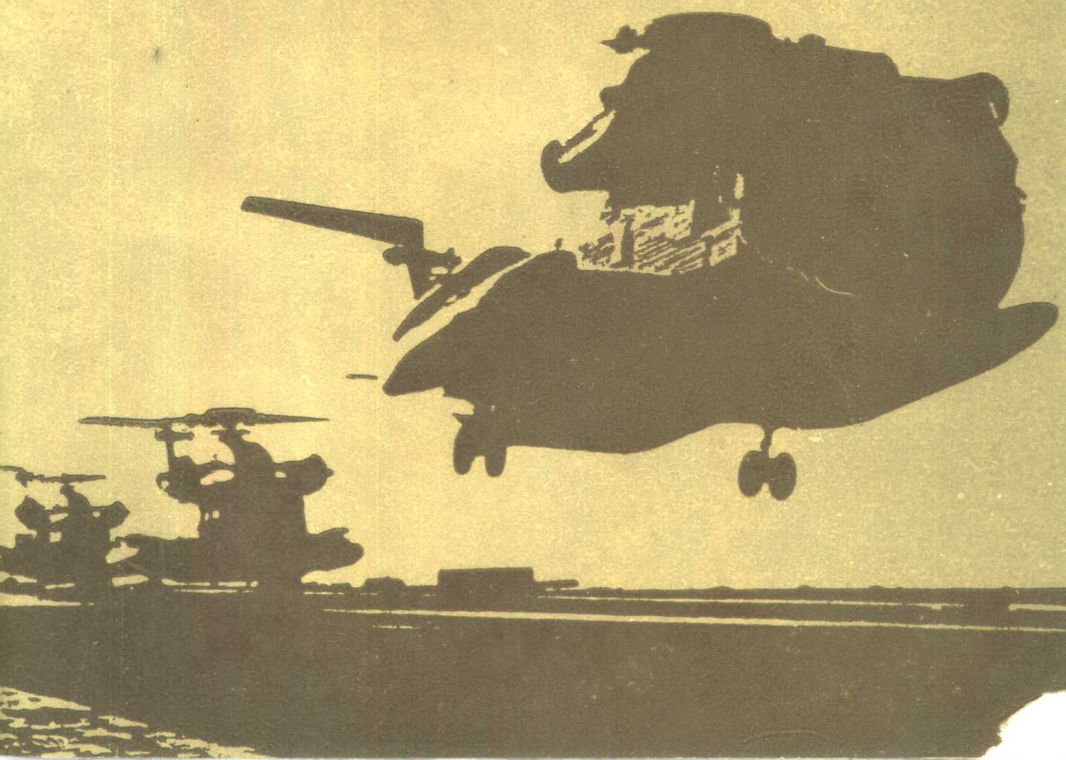


三角突击队

〔美〕查理·贝克韦斯 著
黄文田 张木早 译
苏品红 校



2 031 4454 2



三角突击队

(美) 查理·贝克韦斯著

昆仑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北京东升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昆仑出版社总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9.5· 字数200,000

1988年11月第1版·198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0

ISBN 7-80040-081-6/I·72

定价: 2.6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美国特种部队——三角突击队的创业史。作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我们描述了这支部队艰难而不幸的历程，深刻地揭露了美国军界尔虞我诈的内幕和昏庸无能的官僚作风，并且通过真实的场面，向我们记述了这支特种部队独特、高超的训练技巧。

1979年，美伊发生人质危机，三角突击队面临一场生与死的考验，一场震惊世界的营救行动开始了……

序 幕

我漫不经心地来到五角大楼。

这是1980年的4月，我敢肯定，几个月后，三角突击队就要开往埃及。昨天，琼斯将军离开兵营监牢时，要我今天到参谋长联席会议来参加一个情况汇报会。我以为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会，大概同我这五个月来参加的大小会议差不多吧。但，我错了！1980年4月16日的这个会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尽管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天。

我以前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坦克部队供过职，为太平洋地区的舰队司令麦凯恩阁下效力。那时候开会，这座房子里座无虚席。但今天，会议室里别无他人。只有各兵种的首脑和我们几个“饭碗”匠（伊朗人质营救行动的计划用语）海上行动总指挥托马斯·海沃德在座，海军陆战队司令罗伯特·H·巴罗将军，空军部队副参谋长罗伯特·马西斯将军也来了。当然，象陆军总参谋长E·C·迈耶将军，还有沃特将军、加斯特将军自然在场。我在“摩西”（迈耶将军的诨号）身后找了一个位置坐下来，他回头拍拍我的膝盖，神秘地笑了笑。

琼斯将军宣布开会：“各位都知道，几个月来，我们为营救德黑兰人质作了不懈地努力，想尽了一切办法。我相信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稳妥的计划。我现在把这个计划汇报

如下，请大家进行补充修改。这可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行动计划，不过我们尽量使它简单明了。”他转身对沃特将军说：

“吉姆，开始吧！”

这个特遣部队司令官详细报告了这次行动的背景。他显得有些激动、紧张，甚至有点神经质，因而，整个计划中大家希望知道的很多方面，他并没有叙述清楚。

接着，我汇报了地面部队的作战计划以及实际的行动路线——我们怎样从沙漠一号进入德黑兰抢出人质，然后撤离。我虽然事先并不知道这次会议的内容，但这些我早已烂熟于胸掌，根本用不着作什么准备。我刚说完，巴罗将军就提出了一些战术上的问题：“你们准备带什么武器？你们能避开罗斯福大街上的掩护火力网吗？你们从什么地方经过？你们在人质关押的地方要呆多久？”

迈耶将军也提了一个问题：“查理，从离开埃及到翻过使馆区的围墙，间隔有36个小时，你们都将处在高度紧张状态，我想知道你们准备怎样度过这段时间，我非常关心的是你和你的突击队会以什么样的士气冲进大使馆。”

我告诉他，我正准备进行自控训练，使自己随时随地都能随心所欲地控制睡眠——很可能在埃及只能打个盹，第二天就到了荫蔽地。这段时间内，三角突击队将采用轮换休息的办法——一半人警戒，一半人睡觉。

迈耶将军又提出了他的忧虑：“我很担心，五角大楼如何在这儿指挥这次行动。”他说起当年在朝鲜战场，参谋长联席会议指挥砍去那棵虽在非军事区但却一直被北朝鲜当作瞭望哨的大树时，那种指挥悲剧已由史迪威将军演过了，他希望这次不要重蹈覆辙。这番劝告使大家都很震惊，很显然，

琼斯将军也担心这个问题。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下午三点半左右。

情况越来越紧急，我想赶快回到布拉格去核实一下最后的细节问题，沃特将军却还要我留一会儿，不过他没有告诉我为什么。我们下楼来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特别作战处时，加斯特将军才说：

“我希望你在华盛顿再呆会儿，因为今晚，我们将进白宫向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作汇报。”我差点跳起来！我们刚才参加的这个会议肯定是一次为晚上同卡特总统及其他官员会晤的预演。

在等待的这三个小时里，我同特别作战处的几个小伙子一起不停地喝着咖啡。我很担心我的衣着是否得体——一件运动外套和一条领带，也许我应该穿上三件套的制服。

在一个办公室里，我刚好碰上了布克肖特，我把几小时后我要去的那个地方告诉了他，他同我一样一下子激动起来。他把他的空军特勤团制服领带借给了我，我想这会给我带来好运的。

六点半，我和沃特将军、加斯特将军穿着便服驱车来到琼斯将军在弗吉利亚迈尔堡的别墅。琼斯将军穿着一件时髦的哈里斯运动上装，天蓝色的裤子，系着领带。相比之下，我觉得我的衣着还是得体的。琼斯将军上车后，我们的汽车就向白宫飞驰而去。车上显得有点挤，谁也不多说话。对这次白宫之行的目的大家都很清楚，心照不宣。我们用不着更多的准备。

在白宫门前，特工人员看了看证件，摆了摆手示意我们

进去。这可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进白宫。有人领着我们穿过一个又一个的走廊，一会儿上楼一会儿下楼，最后终于到了战情室。我的眼睛都使不过来了，我努力想把看到的一切都记住。可这转来转去的长长的路把我都转昏了。

“战情室”很小，可能只有三百平方英尺，并且没有窗户，象个大闷罐，中间有一排会议桌，周围摆着一圈舒适的办公椅，在镶着木头的墙边还有一排椅子。里面已有几个人在等我们了。在我的印象中，白宫的参谋长应该是一个老翁吧，但，汉密尔顿·乔丹看上去却非常年轻，还穿着一条牛仔褲。

我被一一介绍给在座的长官们，其中包括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朵夫。赛勒斯·万斯正在同角落里的一个人谈话。这时布朗博士带着他的副国防部长克莱特先生跟在我们后面进来了，接着是布热津斯基博士，最后是副总统蒙代尔，他上穿一件汗衫，下着一双时髦的旅行鞋——他的这身装束没有给我很深的印象。现在，在布热津斯基博士和副总统之间还剩一个座位。这时，身着天蓝色运动衣，下穿灰色便裤的总统走进了房间，大家都站起来迎接：“晚上好，总统先生！”他显得神采奕奕，精神饱满。

琼斯将军首先把在座的各位向总统一行进行了介绍，告诉总统，这些人都是来向他汇报营救计划，并听取指示的。接着他向沃特将军点点头，示意他开始汇报。

琼斯将军在介绍沃特的情况时，称他为特种部队司令，这没错，还称他是经验丰富，勇敢的空军军官，这也没错，但说他是一个老资格的特种部队队员，那就大谬特谬了。我相信琼斯将军自己对此也深信不疑，但我知道沃特将军的底

细。他平生压根儿就没有在特种部队呆过一天，更不用说是老资格了。沃特将军站起来时，并没有纠正这个错误，就开始汇报计划情况。

他的叙述把在座的每个人都带回到了三角突击队的训练时期。他口齿伶俐，思路清晰。很明显，下午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汇报后，他为这次白宫汇报作了大量的准备。

沃特将军谈完这些后，才真正进入到正题。汇报过程中，副总统蒙代尔向我要了一副手铐，我们管这种手铐叫曲形手铐。他拿在手里饶有兴致地玩着，在听这样重大的汇报时出现这样的神态是很不寻常的。

沃特将军划分了他、加斯特将军和我的责任范围。他详细地汇报了沙漠一号——营救人质行动在伊朗的第一站和别动队负责的曼扎里耶行动计划的指挥和控制情况。最后他还说明了行动所需要的各项设备，并且估计了一下这次行动成功的可能性。

在他汇报的过程中，布热津斯基和蒙代尔副总统分别打断他的发言提了一些问题，但我觉得他们谁也没有问到关键性的问题。不过重要的是总统对沃特将军的发言一直在认真地听。

接着琼斯将军把我介绍给总统：“总统先生，这是贝克韦斯上校，他将担任这次行动的地面部队指挥。”

我还没有开口，哈密尔顿·乔丹就抢着说：“总统先生，贝克韦斯上校是佐治亚人，他生于佐治亚的西利县。”

总统似乎很感兴趣：“是吗？”

“是的，先生，我出生在亚特兰大，但我的祖籍是埃拉维利。”

总统微微一笑：“很好，那个地方正好在大平原的边缘。我们肯定是邻居了。”

我开始汇报。我的描述把总统的思路引入到这次行动之中。三角突击队怎样从沙漠一号到曼扎里耶，又怎样在黎明前到达德黑兰郊外约50公里的隐蔽地，又怎样躺在经过伪装的隐蔽地熬过整整一天。

接着我又叙述了六辆梅塞德斯卡车和从德黑兰开来的两辆小型机动车怎样在黄昏时到来把三角突击队员运进德黑兰。我告诉总统先生，我准备事先乘一辆小型机动车穿过德黑兰去实地查看一下最后的这段路，并且观察一下使馆的情况。

一旦卡车到达面临罗斯福大街的东墙时，三角突击队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爬上围墙，放上高爆炸药，把围墙炸开一个足以通过18轮卡车的大洞，炸药爆炸的强大气浪将冲开周围房子的所有窗户，使附近的伊朗居民发生混乱。

三角突击队现已分成红、白、蓝三个小分队，红、蓝两个分队是突击小组，每组40人。白队人数少点，留作后备队。

我还汇报了行动中，每个小组的任务和执行方法：一旦围墙被炸开后，蓝队怎样袭击副大使住宅、大使住宅、仓库和使馆办公大楼，解救关在那儿的人质；红队又怎样抢占军火库和使馆工作人员住宅，救出关押在那儿的人质，然后全力压住车库和发电场守卫人员的火力。与此同时，白队如何控制住罗斯福大街，然后夺取和控制使馆旁边的英式足球场。

在三挺机枪——两挺M60和一挺H421的掩护下，被解救的人质同红、蓝队一起离开使馆区，穿过墙洞，闯过罗斯福

大街，到达足球场，登上等在那儿的直升飞机离开德黑兰。几乎同时，另一个13人的突击分队则乘汽车奔袭外交部大楼，救出里面的三个人质。

最后，我指出这次行动最麻烦的地方：“总统先生，三角突击队最大的问题还是攻取目标——我们作为反恐怖分子小组已训练两年了。我们担心的是获救人质的组织问题。我建议让他们每人在胳膊上都缠一条黄臂带或汗带，以便识别。每个人质我们都要分配两名队员去保护。我们现在还无法估计这些人质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他们会不会袭击警卫人员夺取武器而发生危险呢？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我们请求允许我们使用您的名字：‘美国总统派我们来了！’”

总统大笑着说：“我不知道这对他们有什么意义。”

为了使总统放心，我告诉他，军医已受命负责在足球场清点人数，保证绝不拉下一人。

也许，我们在足球场可能损失两架直升飞机，但备用飞机可以把每个人都运出去。获释人质乘第一二架飞机离开，红、蓝队将乘第三架飞机离开，而白队则乘第四架最后起飞。

到达曼扎里耶后，人质和突击队员将与别动队会合。他们将保卫飞机场，保证使每个人都登上大型固定机翼的空军C-141星式直升飞机。

汇报完毕，我问了一下在座的各位谁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

“你估计会有多大伤亡？”总统问。

沃特将军站起来回答：“总统先生，这我们可不能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也许有六七个突击队员和一二个人质会负

点伤。”

我说：“在承担这项使命时，我就清楚地意识到，在我们进入每个房子扫清残敌时，也许在黑暗中有一名人质已经制服了看守，并且夺下了他的武器。大使馆的军人正在等待这样的机会。我知道他肯定是一名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只要有机会，他是会这么干的。一旦他手中有了武器，他就会跳进大厅或下楼同我们联系。但我们的士兵就可能把他打死。在这种情况下，突击队员对任何带武器的人都不会放过。这种情况是很可能发生的。我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我必须有思想准备。”

总统说：“我明白了，我同意你的请求。”

这时，沃伦·克里斯朵夫说，他想知道，对那些看守怎么办。

“克里斯朵夫先生，除掉看守是我们的目标。”

“什么？你们朝他们的哪儿射击，肩部吗？”

“不，先生，我们将给他们每人两枪，都打在他们的眉心上。”

这话使他大为惊讶：

“你的意思是说真的能这样？在黑暗中射……”

“是的，先生，我们这方面训练有素。”

“你的意思是说，你们真的能用枪打死他们，是吗？”

“不错，先生，我们有绝对把握，我们将把两发45mm的子弹都打中他们的眉心。”

国防部副部长克莱特证实说：“我去过三角突击队，总统先生，我看过他们的射击，我想这是万无一失的。”

很明显，克里斯朵夫先生有点担心，他肯定认为突击队

员进房子后会乱开枪，这会使一些人质丧生。但我觉得，他是我们必须杀死几个武装的伊朗守卫人员而感到有点不安。但这恰恰是我们计划之中的。我们必须消灭四五座建筑物里的所有武装警卫人员和任何妨碍我们进攻的人。建筑物内的所有伊朗武装人员都要消灭，不管他们想干什么。我们将派足够的人去对付他们，免得他们碍手碍脚。战斗打响后，一些伊朗人可能会向外呼救，只要他们敢动，突击队就会让他们去见上帝，这是毫无疑问的。使馆里的伊朗人不会集中在一个地方，而且这些古怪的家伙会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而顽抗到底，我们只好成全他们。

乔丹先生问：“上校，在进行射击训练时，你们的面前只有美国靶子，而没有伊朗目标吧？”

我有点不痛快：“先生，三角突击队可是在玫瑰场中玩命，而不是在抽水马桶里演戏！”我告诉他，突击队在大使馆里虽然要碰到70至125个伊朗人，但大约只有20至25人警卫，其余的人可能都在兵营里睡大觉，而那栋房子正处于我们机枪的控制之下，真正的麻烦是那些被看得紧紧的人质，我们要把他们都抢出来。

说完我就坐下了。

加斯特将军站起来，介绍了整个行动计划空中部分的情况：我们怎样乘飞机到达埃及，到阿曼再到沙漠一号，换乘直升飞机到隐蔽地，完成任务后，冲出德黑兰，最后撤出曼扎里耶。

尽管加斯特将军非常详尽地叙述了这次计划中的飞行任务，但有一个我非常担心的方面他没有提到，这就是：三角突击队将在没有战斗机掩护的情况下去完成这次行动。我有

点不祥的预感。在会上，尽管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如果真的出了什么差错，可以呼叫战斗机支援，但他们同时又说，因为距离太远，即使有支援也只能在得到信号后一小时才能起作用。真见鬼，一小时，再有十个突击队也完了。这可是玩命的事。离开曼扎里耶时，也不会有战斗机的支援。由此看来完成这次任务可能是凶多吉少，说不定到最后鬼使神差地恰好碰上一架走运的伊朗喷气式战斗机，被它打下一架装有人质和突击队员的C-141来，难免功亏一篑，这可不是杞人忧天。到那时可就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我和沃特将军对这个问题讨论了几次，都没有拿出什么锦囊妙计。看来在白宫也找不到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

这时，不知谁说：“总统先生，我们想知道您的决定。”

总统直截了当地回答：“请允许我来总结一下这次行动的情况吧！我本来是不想采取这次行动的，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当然如果国际红十字会能出面救回这些美国人质，我就放弃这次行动。这个先决条件不存在，所以，我们必须执行这次行动！”

天哪！我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我一直不相信吉米·卡特有勇气去干这件事。

整个计划的时间已经排定了：4月24日，我们进入伊朗，25日我们进入隐蔽地，并且实施行动计划，26日黎明，突击队和获释人质一起离开伊朗，远走高飞。

总统对琼斯将军说：“大卫，这次军事行动由你来指挥，不过，你要向国防部长布朗博士通报情况，当然如果你把一切情况都向我通报，我将更高兴。”他向周围的人打了个手势：“我并不想在座的各位都卷入此事”。这一点我非常同意。

我很自豪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去为总统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会议结束时，大家都站起来。卡特总统看看我，“贝克韦斯上校，走之前，我还想同你谈点事，”他走过来站在我面前，“我想请你办两件事。”

“先生，请吩咐！”

“在去伊朗之前，请你在认为合适的时候把你的突击队员集合起来，以我的名义向他们宣读一份电报，告诉他们，这次行动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如果失败，不管是什么原因，都将由他们承担责任。这是我的命令。”

“先生，我向您发誓一定照办。”

“第二件事是，如果在行动中有美国人被杀，不管是人质还是突击队员，如果出现这样的可能的话，在不危及他人生命的情况下，请把他们的尸体带回来。”

“请您检查一下我的记录，总统先生，您知道我的作风。”

风暴骤起，战云即至。刚刚度过两年历程的三角突击队面临一场生与死的挑战。

往事如烟……

1962年6月，我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来到英国的南安普顿。然后按照来自布拉格堡的指示，乘船前往伦敦，到英国空军特勤团司令部报到。

码头上人群熙攘，登岸旅客和迎接亲朋者汇成了一片人的海洋。即使这样，还是有一位美军少校发现了我，他迎了上来，自我介绍说他叫鲍勃·金斯顿，刚刚结束在英国空降部队的一年役期。他一边领我走上码头，一边提醒我，要及早对即将到来的空军特勤团生活做好准备。我竭力做出一副用心听他说话的样子，可心思却不得不放在取行李、办理海关手续上，还要照顾凯瑟琳和那两个初次来到伦敦的宝贝女儿。

坐进公共汽车，眼望着温彻斯特大教堂渐渐远去，我才有机会考虑金斯顿少校的忠告。他是我遇到的迷恋空军特勤团的第二个人。头号痴迷者当数I·A·鲍·爱德华兹上校，第七特种部队大队的队长。

几年前，爱德华兹上校和空军特勤团的约翰·伍德豪斯中校一起拟定了一项交流计划，在这两支精锐部队之间互派人员，加强联系和交流。每年美军都派一名军官和一名军士来到英国，同时也接收英军派来的两名人员。现在，我和罗兹利亚克中士被挑选上，送到英国第22空军特勤团，就要和

他们一起接受一年的训练了。

我对空军特勤团早有所闻，它具有与皇家禁卫军同等的地位和同样严格的军纪。但在训练方式和军事装备上他们又大不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空军特勤团完全以一种不同常规的方式参加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支空军特勤团就和“沙漠远征军”协同作战，在班加西、图卜鲁格和贾卢的西部沙漠区的“罗莫”战线后方对敌实施突袭。整个50年代，这支队伍都在马来亚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他们组成很小的机动队伍甚至四人小分队，深入到马来亚的高山密林里，去搜捕、袭击和消灭装备精良、气势强大的共产党游击力量。长期战事使空军特勤团名声大震，赢得了“自由世界最佳反恐怖活动组织”的荣誉。

我所了解的只是这么一点历史概况，至于他们怎样评价，选拔和训练战士，我却不甚了。现在我来了。作为美军绿色贝雷帽中的一名军官，满怀着年轻人常有的趾高气扬的神气来到了英国。几年前，我曾在老挝呆了两年，被认为富有特殊作战的经验。离开美国时，我的那些驻在布拉格堡的伙伴们都要我向英国人露一手，给他们传授点特殊技巧和训练方法。同时，从空军特勤团那里也弄点有用的东西带回来。

到了伦敦的空军特勤团司令部，司令部副官、“孤胆英雄”C·E·纽尼尔少校接待了我。他说已准备好在星期一开车送我们去赫里福德郡第22空军特勤团的布雷伯里兵营。星期一这天，纽尼尔少校一大早就来接我。时值盛夏，天气酷热难当，我们驱车前进。牛津西部的广阔原野在身旁忽闪而过，大地一片青绿，将近中午，我们才驶进布雷伯里兵营。

很明显，团队为迎接我们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几位军